



Michael Gold

Michael
Gold
著

快點，美國，快點

這專車永不停。這像戰爭。它衝毀了黑暗的美國的平原底和平。烟霧跳進了沼蕩當這個魔鬼經過。鳥驚醒了狂鳴。樹木爲了狂風而折倒。月亮搖動了。處女的夜從夢中奪去。速度！專車永不停止。那里有兩輛奢華的車子和一個機關車。

這專車永不停止，它的汽笛和鐘撞着和自大着；這世界是我的！他們打着發出聲來：滾開去！大老板來了！這專車在卑低的夜間吐出了金黃的火星。它是向好萊塢開去。歐文司密特，德意志的——美國的影戲大富豪

，爲了他的最年青的明星和幾個朋友而定它的。汽鍋咆哮。鐵軌像垂死的婦人似的呼痛。鄉下小城裏的蕩人被這飛着的鋼和蒸汽底雷震所掠過。他們看見金的窗子底暴雨。城市咆哮着經過。高山上下在賽跑，看，看過。這專車永不停止。它有權從大西洋行走到太平洋。它佔有美國的空間。（美國是一部專車在歷史底軌道上前街。）這專車永不停止。

在一張大的精緻的背椅上司密特先生靠着背坐着露着笑容。他是四十五歲，禿頂，粉紅，光亮和完全。他是很容易忍的。他是肯定的。他揪住一顆紐扣世界就會和盤進來帶給他所歡喜的。他是一個詭辨的墨鏗派和鑒識家。

我的親愛的，他以父親似的口吻說，向着在他對面的未熟的小蕩婦，

讓我再來叫佐治來配你的眼睛。

啊，謝謝你，司密特先生，她神經昏亂似地喃喃地說，吮吮她的乾了的嘴唇和微笑。

我的親愛的孩兒，他表露着愛意地說，你一定不要叫我司密特先生！實在的司密特先生！這樣恭敬，你是不是？我的一切的小女孩子都叫我爸爸，不過爸爸。

是，爸爸。

那好了，安琪兒——面空。

佐治，白色的高大的黑人，深深地，戲劇地，東方的鞠了躬和禮儀進來。他用了他完全的藝術倒酒在兩個薄的玻璃杯裏。他在俄皇式的房間裏滅暗了燈當它在悠古的低下的夜裏每時速率在八十英哩的疾駛。

我的，我的，女孩兒，現在你真是個明星了。是，在十七你的名字會在世界各大市的戲院中的電燈光上閃耀，這可不是奇怪？昨日僅僅一個打字員。明天一個世界的人物。像葛羅利亞司璜遜或者范倫鐵諾，不會比他們壞。這不震動你嗎，我的小的星大雷那？

啊，這當然，爸爸——先生。

她有孩兒的藍眼睛。柔軟得像一個雜種人的，黃金髮，波浪地剪短。粉紅和白的琺瑯質的面部，美麗得像哈士特畫家畫的雜誌封面畫一樣。剛從高等學校裏出來，被迷惑了。她的小心是在跳，她的小腦子亂想，爸爸要什麼？

在後面一輛車中，用着金裝飾得像俄國皇宮一樣的一個長房間，一個

男性的新聞記者，三個女性的電影演員，一個女性的裝景家，兩個男性的電影執行人員，和一個英國男性的小說家，是在喝酒，依着無線電跳着舞，他們中沒有一個需要猴腺。

格來地司，拉司文而戴喝了一口香檳，向那莊嚴的英國小說家的頸項咬了一口，要拉那引擎的繩子。

亨利，一個白色的矮小的黑人發言，以東方的鞠躬和羞辱：請，小姐，那條繩是爲了緊急時需用的。

讓我們不管地拉它，我要車子走得快些，我要速度，——速度，——速度。

請，小姐，

速度。快點，快點！告訴司機人，快點，快點！

是，小姐。

她不會拉它。無線電將科學史帶到一個最大的焦點。它從芝加哥輸送來 Yes Sir, That's my Baby。在可南飯店裏的爵士樂隊像瘋了似的作着樂。

這絕對地打進了人的血管，英國小說家質樸地說。怎樣的一個國家，怎樣的一個國家！快點。快點！他得意地說。

他想起他的優美的好萊塢合同，咬了一口格來地司拉司文而戴的頸項表示他的得意。他立起來。這對任何人是覺得奇異，他們給他着色的白相的汽球，

火夫是朝着鍋爐在加煤。他是個強壯的青年的美國工人。他經過三次

火車出險的事，有一次一塊鋼片進了他的骨格。

她現在很好地進行着，她是不是？他說，扮起了面空，當他拿紗頭揩着額上的汗流。

太好了，老司機人含着酸意地說。他對於這速度感到幻滅，曾經駕駛特別快車也有四十多年。但司密特先生答應他五十塊錢在這行程終了的時候。

他們什麼意思，太好了？我是不是給你所需要的蒸汽了？火夫說。

司機人不能聽見也不回答。他是憂慮着。火夫再說了一遍。他的神經是在震搖。他的女子離棄了他去嫁給一個跑街。火夫偷運酒有三天了。他是個耐苦的而且是大量的酒徒自從上次出了險他的頭部撞壞以後。但司機人是在焦慮。

我一定要看好。在地蒙 *Des Moines* 相近有個難關。詹姆慕亞出上月在那里出了事。這些專車又混亂了行車時刻。我一定要看好。詹姆是出了事。我一定要看好。

快點，快點，火夫說。你有她所需要的蒸汽，是不是？他不知為什麼好像瘋了。只將煤搬到火爐裏去。快點，快點，你老胡塗。

司機人奇異起來。你是不是叫我那個？他說。很嚴肅地朝着他看。你，你，火夫大聲說。你，你，你，火爐中的火照朝他好像地獄裏的

火。

在那狹窄的伙食房裏，佐治和亨利，白色的黑人，昏昏地像要睡覺。他們豈不可怕？

是。

我想要睡覺。

在這旅行中不許睡覺，大孩子。

實在這並不值得就是多的小帳。我恨去服侍他們。

我最後的一次，我要告訴世界。

那里又是那鐘聲了。

放些白粉在他的 CHE 裏。

願我有這樣的胆量。

後來忽然地東方的佐治爲司密特先生倒出只要錢可以買到的酒在只要

錢可以買到的玻璃杯裏。

關滅那些燈，老版說。他們會毀壞我的眼睛。

是，先生。是，先生。

這專車永不停止。

他們在後一輛車子中在好萊塢行進着。他們在消耗生命。他們叫喊，相打，摩擦，戲噓，喫着大的雞和 bacon——燻肉——的三明治。一個執行人員和個女演員鑽進到房間裏去。其他的人撫摩着，喊叫，嘻笑。他們互相污辱。一襲女衫撕碎了下來。地板上充滿了香烟尾，紙，生菜皮。無線電演奏着，夜飛過，從車窗裏黑暗的農屋，樹木，河港，像賤價影戲似的飛過。黑暗的老舊的美國田原發出雄偉的咆哮。那里對於這新的事物提出抗議，但這專車永不停止。

啊，啊，我們來作夜樂，爸爸女兒。

不，告訴司機人走得快點，格來地司說。

有幾個人伸出頭去。夠快了。快得來像基司東大腿戲一樣。

啊，來，讓我們來作夜樂。他是我們的主人，是不是？應該表示一番我們的謝意，應該吧？

火夫開了那火爐。他覺着快活當如虎似的火燄衝冒到他的面部。他的肌肉緊張起來。他的面頰發出光來。他像奔牛似地跳舞。他攀登上司機人的坐處。老機師呼喊起來。他以鐘煤具打着司機人，司機人死了。火夫跳舞起來。

快點，快點，火夫叫着。快點，我叫你走得快點。我現在是此地的老版，我是個豪富。我是世界底王。

這專車永不停止。它跳過去好像有人在踢它前進。

司密特先生略微有些汗。

我能夠得到世界上任何一個我所要的女子。但我只要你，我的一朵小小的鮮花。

啊，爸，你真會說這些好聽的話，你像個詩人般的會說。

小兔兒。你才開始曉得我。人家以謂我是個呆笨的生意人，但我有一個藝術家底心。那實在是我成功的祕訣。在我和你斷絕以前我要使你成爲一個大藝術家。假如它要我整整的百萬。

啊，爸！你使我這樣快活。

吻我，孩兒。

我是這樣年青，她騷騷地說，我不知道這些事。這錯了沒有，爸？

亨利和佐治非常恐怖。他們的頭伸出車窗外。風好像約克鄧守 JACK

Dempsey 的拳頭飛來。

上帝，她這樣地快會跳出軌道來，一定。我永不會看見過車子走得這樣。

我想不要緊的，佐治。我這樣想。老戈登是在駕駛它，他曉得怎樣幹。我想這樣。

它並不覺得對，我告訴你。不。太快。太快！

老戈登在駕駛它，想來如此。想來如此。這是對的，佐治。想來如此想來如此，黑人侍者彼此地說。

這美麗快樂的羣衆進去和爸作夜樂。但房間是鎖住了。他們用了瓶子敲着門喊着 *Hey! Hey!* 他們的腳搖動着，手臂搖動着。這專車熱狂得像瘋了。它永不停止。有幾個生病了。格來地司拉司文而戴在俄皇式的地毯上嘔吐。各人都像動物園似的嘻笑。英國人幫着美國人將她的頭掀倒。

格來地司覺着難過起來。她像耶蘇基督地哭了起來。他給我上當，她叫。她像瘋人似的踢着門。我曉得裏向在做什麼。

但我會給他看。我會告訴報紙他見了女人便心存不良。我會打毀他。我會告他。他揪我下去。

其他的人像在動物院似的狂笑起來，他們的手臂和全身和車子搖動。啊，忘記它，格來地司。來，唱，格來地司。不要小氣。他是我們的主

人，他是不是？那英國小說家很傲慢地架起了單片眼鏡，想着他的合同。格來地司是平常。但那里有野狗和孔雀底嘻笑。各人都唱着歌，*Hail, hail, the gang's all here, so what the hell do—*。亨利和佐治張大了眼睛和青白的面空進來。

太快了——太快了，他們喊道。

像動物園似的笑，他們以白相的汽球胡鬧這黑人。最後他們終於出來了！

生命像炸彈似的爆發了。

然後——Pow—

世界開出槍來。Coney Island的烟火。釘在十字架上的痛苦。

潮汎。地震。最後強者食弱者肉底寂寞的淒聲。爆和炸。毀滅。然後

靜寂。一隻鳥在這忽然的甘味的憂鬱中唱鳴着。那里有燻蒸過的肉味底芬芳。

這偉大的惡魔在道上臥倒。成噸的鋼蜿蜒着像條蛇。烟汽好像從傷創的龍上出來。老舊的鄉間是和冷靜，黑暗和照舊。是，一隻鳥在鳴唱。

司密特先生的不約束的心臟無人過問地在枕木上。最後的白星在天上照耀。格來地司是切齒地呪恨這流血的兒戲。她是紅和裸。英國小說家是不莊嚴了，他沒有了手臂。佐治黑人是長，肥和病。夜是很暗和甜。小女兒在軌道旁抱着青草。火夫的頭飛去了。那里有肉底氣味。一隻鳥在鳴。報館代表的肚皮像一張大的嘴。

快點，快點。